

林县建設山区的经验

林县紅色写作小組集体編著



农业出版社

林縣建設山区的經驗

林县紅色写作小組集体編著

农業出版社

目 录

一	穷白的过去	(8)
二	偉大的变化	(13)
三	十条經驗	(24)
四	不远的展望	(48)
五	典型事例	(53)
	“毛头孩子能办大事嗎”	(53)
	战胜穷山惡水, 穷溝变成富溝	(63)
	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山区	(72)
	四方嶺	(77)
	山不低头心不死, 水不听用誓不休	(80)
	石山頂上水利化	(87)
	四化改变了东冶乡的穷面貌	(92)
	高山深处紅旗飄	(105)
	逆河头农業社1958年小麦获得大面积丰收	(113)
	林县發展桑蚕生产的几点經驗	(119)

一 穷白的过去

林县在河南省的西北角，位于豫北太行山东麓，四面穷山环抱，境内沟壑纵横，山谷遍野，并有淇、浙、洹、漳四道河流，地势较高，气候较冷，无霜期仅 180 天左右。全县共有人口 54 万多，总面积 3,498,450 亩，其中耕地面积 984,833 亩，仅占全县总面积的 28.6%，每人平均一亩八、九分地，其余 70% 以上的面积皆为荒山，山岭起伏，有 7,658 架大山，7,854 道大沟，无名的小峪小凹不计其数。群众对旧林县的恶劣自然条件说成是：

光秃秃山头，	狼虫满山游，
耕地人当牛，	点灯没有油；
走路不小心，	总会栽斛斗，
轻者被跌伤，	重者把命丢。

又说：

旧林县，真可怜，	光秃山坡旱河滩；
雨大冲的粮不收，	雨少旱的籽不见；
一年四季忙到头，	吃了上碗没下碗。

这是林县群众对过去旧林县的写照。全县地理环境也很复杂，可分为高山、深山、浅山、丘陵、山谷盆地等五种地形。西高东低，东部海拔 400 公尺，西部海拔 2,000 公尺以上。深山地区山高坡陡，一般均在 70 度至 80 度，并有 80 度以上的悬崖峭壁。浅山区坡度少缓，但一般亦在 30 度至 50 度。山地区

大部为石山；甚至有 37 万亩是連草也不長的光石板山，部分丘陵地区也是崗地旱、凹地澱。所以全县除 30 余万亩較平地外，其余均为山坡、梯田。交通不便，群众居住分散。高家台农業社住在海拔 2,000 公尺的高山頂上，全社 391 戶就有 94 个村，有不少土地是几十塊才湊成一亩地。柏尖溝山上的群众常說：“住在柏尖溝，生活沒熬头，使死龙王地，十年九不收”來說明他們那里的貧瘠面貌。在白家庄等深山区群众中流傳着一种悲觀論調是：“往上看一溜天，往下看石河灘，东西南北黑石山，个个山尖頂住天，旱澇旱害年年有，光秃山坡地冲完，洪水不来还好些，洪水一来心胆寒”。

我县雨量很集中，据历年記載和專家測量，每年平均降雨量为 800 公厘，多半在汛期七、八月間。境内虽有四道河流，但都發源于远山深溝，山高坡陡，水勢凶猛，每年汛期一来，洪水横冲直闖，水土流失严重，冲溝倒岸無計其数。群众說：“天旱把雨盼，下雨冲一片，刮走黃沙土，留下石头蛋”。据水文記載推測，每年平均流失水量 39,734 万方，流失泥沙 397,340 立方。由于水土大量流失，上游山坡逐漸由肥变瘦，气候失調，下游河床淤塞，冲寬墊高，造成了多灾多难，旱澇不均。全县人民既怕水，又想水。正如浙河兩岸人民流傳着：“浙河水，湾又湾，浙河兩岸真苦寒，守着河水种旱地，守着高山沒燒烟，旱了盼着天下雨，下雨又怕冲庄田，盼了一年又一年，这样熬煎到多嚕”。1935 年浙河洪水暴漲，把合澗 19 公尺高的大石桥冲断，隔絕了林县的南北交通，沿河兩万亩肥沃的土地变成了乱石灘，河床由 100 公尺扩展到 550 公尺，威胁着沿岸 3 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淇河、洹河、漳河也是多害少利，漳河从林县流过 30 公里長才澆 700 亩地，淇河流过 40 公里長才澆 300 亩地，洹河發源于林县，上游澱，下游旱。淇河支流洹河 1937

年一次洪水暴漲，冲地 410 余亩，有 151 戶被冲得房光地淨，郝家窰一个村 40 戶，一次就冲走 38 戶。漳河支流濁河 1956 年一次洪水暴漲，光白家庄一个社即冲地 300 多亩，冲房 80 余間。这說明过去林县群众是多么怕水啊！

旱灾比水灾更严重，翻开林县县志看：是十年九旱，旱了不收，澇了减产。确实由于水土流失的結果，造成水源枯竭，并說澆地种田，就是吃水也非常困难。全县 550 个較大的村庄，就有 307 个村 28 万人口得翻山越嶺远道吃水，其中跑 5 里以上取水的有 181 个村、10 里以上的有 94 个村、10 里至 20 里的有 30 个村，20 至 30 里的两个村，每年因远道吃水误工达 300 余万个。真是“吃水如油，爱水如命”。在这部分没水村庄，群众生活十分痛苦，手臉除非有特殊情况才洗洗，一般不洗。就是洗手臉也常常是一家人夥用一盆水，一盆水洗了几个人还捨不得潑掉，讓他澄清一下，以备再用，刷鍋洗碗水也是上頓用了下頓用，一連用好几次，才肯讓牲口喝了。有些地方尿也要集中起来，留作洗衣服用。全县因远山取水經常發生狼吃人、咬伤人和跌死人等事故。60 年前，桑耳庄有个姓桑的老汉，大年三十日的晚上去七、八里以外的黄崖嶺挑回一担水，兒媳妇到村头去接替他，一不留神把兩桶水頃光了，兒媳妇越想越对不起老人，又想起大年初一也吃不上一頓好水，回家便上吊死了。在缺水的村庄群众有种說法：

家住在高山，	吃水真作难，
担水如取經，	吃水似油鹽；
房子着火没水救，	亲眼看着火自炊；
盼星星盼月亮，	啥时盼的水进庄。

这都真实地反映了山区人民盼水想水的要求，同时因为没有水也大大影响了山区群众的婚姻問題。如在旧社会里馬

家山因为沒水，就有 67 个光棍汉找不上老婆，周圍村庄的妇女也不断諷刺馬家山說：“誰要嫁到馬家山，就得西溝把水担，压得腰疼脊骨酸，一辈子总得受熬煎”。城北村有个姑娘实在想中了馬家山刘銀良小伙子人材好，工作好，各方面都很合适，就因怕到西溝担水，就提出条件結婚后五年不到西溝担水，就这样才算結了婚。不少光棍也常常悲觀地說：“平地妇女不上山，山上妇女往下翻，要想不当光棍汉，除非移山倒海水上山”。

水旱灾害就鬧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农田歉收，群众生活很沒保障。1942 年到 1943 年因連年大旱，四季減收。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离乡出外逃荒的就有 10,800 多戶，餓死 1,650 余人。东姚区馬安山村共 500 余人，就餓死了 280 口，占总人数的 50% 以上。赵老庵全村 41 戶，就有 31 戶逃荒上了山西。由于年年多灾多难，不早就澇，当时群众的結論是：“到处干山头，久住沒熬头，一年忙到头，旱澇都不收，想过好时光，除非搬家走”。

农业生产很落后，全县有 90 余万亩可耕的土地，解放前全县只有 12,400 亩水澆地。农业产量 1949 年全县每亩地全年才平均收入 124 斤，并有 34 万亩地一年只能种一季，有 78 个村庄就根本不种小麦。在柳灘一帶的平地，好年乐景一亩地也才合三、四斗；棉花播种面积少，产量更低，全县解放前种 5,600 亩棉花，平均亩产皮棉 19 斤。林业也很落后，解放前，全县虽有广阔的山坡 250 多万亩，但有森林的坡才 5 万亩左右，90% 以上的山坡均是光山秃嶺，特别是山果，不仅产量少，即便产一部分，也沒有銷路，成千上万斤的山里紅片当了柴燒。牧畜業，解放前全县仅有牛、驢、騾、馬大小牲畜 45,210 头，羊 5 万只，猪最多才 6,498 口，拉犁拉耙套磨碾都

要靠人力去做，增加了劳动人民的劳动强度，不少农民因劳役过度而积劳成疾。

过去山区群众不仅经济生活落后，少吃没穿，同时交通、文化、卫生也很落后。吃的是：“清早糠、晌午汤、黑夜稀饭照月亮”三顿饭。这还算是上中等人家，一般群众的生活更低，糠菜是主食，“一天两顿饭，顿顿糠菜拌炒面（柿糠面）”。年景稍一不正就得上山去挖白干土面掺着榆皮、榆叶当饭吃，穿的衣服是：“单改棉、棉改单，补绽磊着补绽穿，单衣补的比襖厚，棉衣套的薄似单，全家夥盖一条被”。有的贫苦农民比这还可怜，小寨村赵贵成全家6口人夥盖一条被子睡觉，小孩能从被子上窟窿滚出来。柳合水秦保山一个棉襖穿了16年。由于缺吃少穿，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群众总结有六愁六怕。六愁是：一愁没饭吃，二愁没衣穿，三愁没水吃，四愁没烧烟，五愁没老婆，六愁过荒年。六怕是：一怕天不下，二怕洪水冲，三怕下冰雹，四怕霜和风，五怕土匪抢，六怕讨租粮。

文化生活就更谈不到了，解放前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学生不到100人，11处完小，而学生多为地、富子弟。临淇南山方圆百余里就没有一处学校，七峪村397户，过去除地主武志殿的孩子识字外，别人都是睁眼睛子。解放前在全县人口中，文盲占到95%以上。由于广大贫苦群众都不识字，地、富剥削阶级在文化上也欺压群众，有一年过春节，七峪村贫农韩兴去找地主武志殿的孩子给写对联，地主辱骂他写道：上联是“韩大也是鳖，韩二也是鳖”，下联是“许瞧不许说，谁说也是鳖”。韩兴高高兴兴地贴到门上，也不知好歹，直到正月初，一位远方来拜年的亲戚才发觉，从此以后，每逢过年韩兴总是用茶碗沾上墨水往纸上印圈圈。庵子沟1949年组织互助组的时候，全村27户还找不上一个记工的人。不仅不识字，文化娱乐生活

更为枯燥。四方嶠群众解放前四十多年就没看过一回戏。他們說：

住在山上真苦惱， 啥好咱也看不到；

一年难看一回戏， 唯有不少听狼叫。

由于生活贫困，卫生福利在山区更談不到。解放前全县只有一个医院，三个医生，农村医生也只有二百来个，群众疾病率占35%，嬰兒死亡率占30%，群众以“立了秋，扔滿溝”的流言來說明当时嬰兒死亡的凄惨情景。在深山区卫生条件更差，每年生病人数占总人数的30%以上，其中有吃不下病、胃病、气管炎、粗脖子、半哑吧、哑吧、軟骨病、妇女月經病、白帶病等，特别是甲狀腺腫病非常严重，在高家台、石板岩、朝陽等一带約占發病人数60%以上。

山区的交通多半都是羊腸小道，人担畜馱都非常困难，要往四方嶠走就得上“水梯”“北梯”“猴梯”“閻王鼻子”“鬼門关”等險要道路，一不小心滑下去就是“晾屍灘”。近二、三年內，光石板岩就跌死牲口17头，人7个。由于交通不便，隔絕了平地与山区的来往，山上的东西运不下来，平地的东西运不上去。

山区群众生产生活这样貧穷落后，是不是就沒有生产潛力呢？不是。山区生产潛力是丰富的。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發展，而且有發展林業、牧業、蚕業、土特产及各种工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在富饒的山区里，天上飞的有貴禽益鳥，山上長的有森林果树，林間跑的有狐狸走兽，地上長的有五谷杂粮，地下埋的有五金矿藏，水里游的有魚、蝦、鴨子，光地下矿藏就有三十多种。所有这些沒有不是值錢的东西。

山区既有这样丰富的物質資源，又为什么那么貧穷落后呢？很显然是由于旧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日本帝国主义摧殘破

坏,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燒山放火,燒毀了大量的森林和民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万惡統治,农村封建地主的压迫剝削。解放前,林县有“人間地獄”。南“閻”(閻多才)北“王”(王振国)为“南半天”“北半天”統治着全林县。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地富惡霸手里,广大貧苦农民只好以当佃戶住長工为生,尤因私有制度一家一戶的个体生产,生产力不能解放,更無力抵抗自然灾害的襲击。

总之,过去的林县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受統治,經濟上受剝削,雄厚的山区潛力不能發掘,致使广大农民生活長期陷入十分貧困的境地。直到1943年解放后,全县群众才算撥开烏云見了晴天。

二 偉大的变化

1944年解放以来,我县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的正确指导下,完成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并遵照党的方針路綫,大力發展了多种經濟生产,使山区群众逐步由穷困走向了富裕。在这十四年的時間内,我县在發展生产上曾經过了許多曲折的斗争,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在解放后的年代里,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从1944年全县解放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个时期是战争支配一切的时期,因此山区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同时完成了土地改革,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并在战争的空隙里抓紧生产,对战争的創伤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恢复。第二是恢复發展生产阶段,从1950年到1952年这三年間,集中力量进行了恢复發展生产,使全县农業生产迅速赶上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水平,部分地区还超过了战前水平,但由于当时领导思想对山区生产發

展方向不够明确，普遍的存在有農業單一化的思想。在發展山区生产中缺乏因地制宜、因时利导，只重視發展農業生产（这是对的），而对林業、牧業、蚕桑等多种經濟生产注意不够。部分山区曾出現了出力大收益小的問題，使群众产生了山区不如平地的錯誤想法。同时随着形势的發展，領導重心由乡村轉入城市以后，部分干部滋長了資產階級享乐思想，害怕山区生活苦，怕山区交通不便，不願到山区工作。好多在抗日时期，干部成堆的深山区村庄，現在几年还不去一个工作人員。群众反映說：“战争时山上干部卷成蛋，現在是一个干部也找不見，老干部下了山忘了山”。一部分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不热爱山区的錯誤思想，对建設好山区缺乏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同时 1952 年訪苏代表团来林县宣傳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美好和無比的优越性，确实鼓舞了林县人民建設社会主义的積極性。因为宣傳的不全面，过多的宣傳苏联农民的生活如何美好，如何幸福，这些的确吸引了群众。但是沒強調說明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是經過艰苦奋斗得来的，特别是对山区如何建設社会主义講的很少，因而部分群众就認為社会主义是平地的事，山区不能建設社会主义。說什么“社会主义优越大，就是山区不算話”。一部分悲觀論者則認為：“林县人多地少，是老鼠尾巴，一百棒槌也打不粗，社会主义不能上山，住在深山溝里反正該穷还得穷”，等等。有些山上的农民要求搬到平地去住。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县委的重視，及时对群众进行了安心生产的教育，抽出部分干部到山区工作，搬家离山的混乱情况，得到了及时的制止。但是在指导思想对山区發展前途缺乏明确的認識，在山区究竟如何建設社会主义这个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决。第三是从 1953 年总路綫公布后，到 1954 年县委对山区建設有了进一步的重視。1954 年夏季，

县委对山区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制定了山区工作意见，确定山区以互助合作为中心发展农、林、牧、蚕、副、土特产多种经济的生产方针。这个意见中央、省委和地委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更加鼓舞了林县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当时就在黄华乡的口头、宋家庄、宋家庄等四个社重点试办了猪厂、马厂、羊厂、鸡厂和发展养蚕，对发展山区生产初步找到了一些门径。但是由于没有进行全面规划，缺乏统筹安排，技术指导也赶不上，加上当时互助合作基础薄弱，干部群众经验不足，试办的鸡厂、马厂垮了台。这样有部分思想不坚定的干部和群众对山区发展多种经济的方针表示怀疑，有的灰心丧气，情绪不高，一时失去了建设山区的信心，少数右倾保守思想严重的人埋怨讽刺打击积极分子。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我们建设山区的决心。县委及时的帮助干部和群众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表扬了先进分子，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悲观失望情绪，进一步鼓起了干部和群众建设山区的革命干劲。除巩固好原有的猪厂、羊厂以外，又以东冶为重点开展了绿化。第四是从1955年开始，县委在宋家庄、李家池、常家庄三个社创造了以合作化为中心的全面生产规划，使山区生产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农业单一化到多种经济全面发展。1955年冬到1956年春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又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精神，发动群众，在全县范围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认真地进行了一次以生产为中心的全面发展规划。同时依靠农业社的集体力量，使农、林、牧、蚕、副、土特产等多种经济生产，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1957年冬以来，我县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中央和省、地委的英明领导下，通过全民性整风运动，掀起了以农、水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的新高潮。在鼓足干劲，力争上

游，多快好省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照耀下，山区生产潜力得到了进一步的發揮，林县的自然面貌，經濟面貌和精神面貌，都起了極其深刻的空前未有的变化。

水地在解放前只有 12,400 亩，解放后到 1957 年 14 年間共發展到 6 万亩。1957 年 8 月以来，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同时，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水利建設高潮。全县人民在“苦战三年，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战斗口号的鼓舞下，向穷山恶水展开了大进军。为了早日实现水利化，各地都提出了：“蓄尽天上水，挖开地下泉，攔住四道河，战胜水旱灾，丰产不靠天，当年实现四、五、八，橫跨黄河奔江南”干劲冲天的英雄口号。按照“全面规划，綜合治理，綜合开发”的原则，在平原、丘陵、山溝等地先后兴建水庫 4,009 个，开大小水渠 520 道，打水井 2,103 眼，挖山泉 903 个，打旱井 17,161 眼。每天有 12 万多人投入水利建設运动，白天工地人山人海，黑夜灯光遍地明，西起太行山，东至安陽边，南至秦王嶺，北至漳河灣，晝夜炮声隆隆，紅旗招展，向自然大进军，到处一片战斗景象。合澗、任村等地群众为了早日修通英雄渠和天桥断渠，不怕严寒，趟風冒雪，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用繩拴住身子，在万丈悬崖上开山劈石。南峪社群众为了引浙河水澆地，斬断了一道 26 米高，二里半長的山嶺。西峪用 120 部水車分 27 节把水翻到了 110 米高的山坡上，解决了 8,000 人的吃水困难，使 3,000 亩旱地变成了水田。太行山頂尖的高家台农業社提出：“修水利，栽富根，克服困难下决心，劈石开渠鑽山洞，逢溝架桥讓水通，不把高山水利化，子子孙孙不收兵”。在悬崖峭壁上作了一个半里長悬空渠，劈掉了六个山头，使 1,800 多亩梯田实现了水利化。全县人民奋不顾身的經過五个月的苦干苦战，現在已經完成水庫 3,188 个，水渠



圖1 林县东冶乡农民在开山劈嶺修水庫。

434道,水井2,015眼,山泉651个,旱井17,332眼,搬掉了55个山嶺。同时通过挖魚鳞坑、開谷坊、挖渗水溝,治理了230万亩山坡。在全县平川,丘陵,山地到处布满了水庫群和渠道网,澆地面积达到了887,000亩,使全县基本上实现了水利化。

并且在一次降雨量 200 公厘的情况下，可以基本上控制了水土流失。人民群众的力量已经使高山开始低头，河水已经让路，过去那种“到处是山头，山沟没水流，旱了苗枯死，涝了田不收”凄惨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出现的则是“满山遍野绿油油，沟沟湾湾清水流，旱涝灾害都不怕，常年粮食保丰收”。1958 年第一个收获季节里水利就发挥了重大的增产作用，凡是由旱地变成水田的小麦都增产了百分之几十到几倍。全县亩产千斤以上的就有 110 多亩，古城、逆河头农业社的小麦最高亩产达到 2,000 多斤，比 1957 年增产 10 倍到 14 倍。全县平均亩产小麦比 1957 年增产一倍。

地方工业过去是一张白纸，到 1957 年底，全县才只有 7 个厂矿和 27 个手工业社。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指导下，我县的地方工业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开放出鲜艳的花朵。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各地采取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办法，建立各种厂矿 2,660 个。其中主要的有铁业修配厂 140 个，木工厂 154 个，水泥厂 124 个，砖瓦厂 23 个，石灰厂 131 个，火药厂 12 个，陶瓷厂 5 个，荆编厂 24 个，缝纫厂 28 个，山果加工厂 16 个，造纸厂 7 个，电厂 2 个，榨油厂 6 个，印刷厂 1 个，煤窑 1 个，颗粒肥料厂 1,780 个，药材制造厂 1 个，化学肥料厂 1 个，炼铁厂 1 个，炸药制造厂 1 个，细菌肥料厂 2 个，面粉加工厂 3 个，基本上达到了乡乡社办工厂。现在这些厂矿已经有 2,388 个开始投入生产，每天可以生产工具 9,895 件，肥料 3,000 多万斤，水泥 3 万斤。东关机械修配厂已能制造煤汽机，曲山水泥厂现在每天可产水泥两吨到三吨，细菌肥料厂日产肥料 3,000 斤，合涧水力发电站正在兴建，到 8 月就可以建成，建成后，可以使方圆 60 华

里以內农村电气化。随着地方工業的發展，以工具改革为主的技术革命高潮已在全县普遍展开，入春以来共仿制、改制和創造出自动夯、小罐車、天上飞、地下爬、空中轉、爬山虎、木制火車、木制汽車、收割机、脫粒机等各种先进生产工具 1,282 种，共 20 多万件。光工具改革这一項全县即可节省 3,000 多万个工。地方工業的大跃进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大大減輕了群众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我县实现水利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和肥料化学化創造了良好条件。

农业生产在發展水利、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和不断的改进排作技术的基础上，也有了迅速的發展。1949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 164,239,604 斤，棉花(皮棉)总产量为 1,214,136 斤，油料总产量为 1,065,028 斤。1956 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增长，粮食总产量达到 250,700,300 斤，棉花总产量达到 3,910,700 斤，油料总产量达到 1,565,800 斤。1957 年全县遭受了解放以来第一次大旱灾，夏秋兩季都受到了旱灾的严重袭击，但是經過全县人民向自然灾害的連續斗争，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了 31,062 万斤，棉花总产量达到了 3,771,900 斤，油料总产量达到 1,516,500 斤。1957 年和 1949 年相比，粮食产量提高了 88.9%，棉花增产了 210.67%，油料增产了 42.7%。有 80 个社粮食亩产达到了全国农业發展纲要 400 斤的指标，30 个社一年完成了十年棉花增产任务。1958 年小麦普遍丰收，总产量比 1957 年提高了一倍多。

林业：全县共有荒山面积 250 余万亩，1950 年到 1957 年共造林綠化了 736,360 亩。1957 年在少有的大旱、大涝、大霜灾害的連續袭击下，各种山果收入还达到了 125 万多元，占

全县农业收入 4.2%。山区农业社果木收入已经占到农业总收入的 35%。过去童山秃岭的东治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绿海，前年光东治一个社即收入各种果子 615,000 斤，价值 95,000 元，相当于农业收入的 40%。东治乡的群众常常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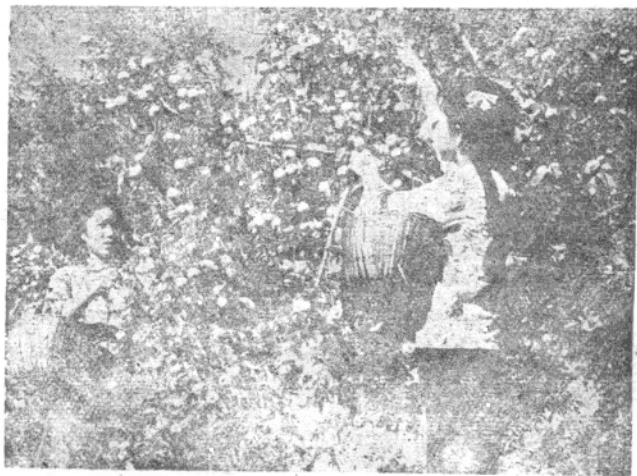


圖 2 过去穷山没人烟，现在变成花果园；姑娘恋山不想走，小伙子再不守孤单。

“前山后山密林，村旁宅旁果园，河滩垂柳绿杨，水库映着蓝天，万紫千红世界，鸟语花香乐园”。“六月山杏金色黄，七月花椒十里香，八月核桃张嘴笑，九月柿子满山岗，幼林碧绿像屏障，山前山后遍牛羊，五谷丰登收成好，秃山穷沟变富乡，家家户户增收成，支援国家有保障”这首山歌来赞扬自己的家乡。1958 年在全面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林业工作也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大跃进。春分前后，全县所有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了一个突击绿化运动，向荒山隙地展开了